

编者按：

今年是朱自清先生诞辰 120 周年。朱先生是中国现代集诗人、学者（教授）、散文家、民主战士于一身的大家。他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身份——中学语文教师，尽管只有短短五年时间，但朱先生辗转于杭州、扬州、上海、台州、温州、宁波、绍兴（上虞白马湖）等地，甚是辛苦。在这一过程中，朱先生养成了做事认真、为人谦和、脚踏实地、不尚空谈的生活姿态，也影响了其散文风格。

四年前，本刊曾刊发四川师范大学李华平教授关于朱自清《背影》教学的争鸣文章，该文与韩军老师进行了商榷，由此拉开了 1978 年以来第三次全国语文教育大讨论，其参与者之众、参与媒体之多、影响面之广、声势之浩大、成果之丰硕，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如今余波尚存。

经典在指引我们，也在磨练我们，滋养我们。争鸣不是为了贬抑，而是为了在争鸣中学习，在争鸣中进步。为了更好地研究朱自清作品教学，学习朱自清先生的为人与为文，本刊再次刊发李华平教授关于朱自清《背影》解读与韩军老师商榷的争鸣文章，以飨读者，并向朱自清先生表达崇高的敬意。

◆本刊特稿

朱父来信真是为了“预告死期”吗？

——兼与韩军《背影》新解读商榷

◎李华平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韩军老师认为《背影》中朱父“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揭示了文本主旨，认为朱父来信是为了“预告死期”，并认为这一主旨是得到朱自清本人认可的。这一观点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其错误源于对朱父的话断句有误，理解方法有偏差——将文本写作原因误解为文本主旨，用一般生活经验代替对文本本身的解读，割断语境孤立解读朱父话语；理解态度也不恰当——将生活交际话语生硬上拔为人生哲理，将自己的错误理解强加为作者的理解。

关键词：《背影》 断句 读法 读态

韩军老师在《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中旬刊）2018 年第 7 期上发表了关于朱自清散文名篇《背影》的解读文章《生命匆匆 大去不远——朱自清阐释的〈背影〉灵魂》，认为“生命匆匆、大去不远”是朱自清自己阐释的《背影》主旨，由此证明自己过去将《背影》解读为“生之背，死之影，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①的正确性。不同于之前对“背影”一词进行拆字分析的是，这一次是抓住朱父来信所说“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进行演绎，甚至认为此话是向儿子“预告死期”。

韩老师的解读文章颇为用心，只是由于缺乏汉语语法基础知识，缺乏解读学、语用学知识更新及其支撑，对朱父话语含意解读有误，导致其解读结论无法支撑其观点。

一、现象：解读观点逻辑混乱

（一）解读观点述评

韩军老师的这篇解读文章洋洋洒洒，其观点在行文中若隐若现。此处，将其主要观点概述、简析如下：

1. 朱父“大去”的话揭示了《背影》的主旨。

朱自清在《背影》一文最后一段引用了父亲的话：“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我身体平安，唯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朱自清在《关于散文写作答〈文艺知识〉编者问》中说：“我写《背影》，就因为文中所引的父亲的来信那句话。当时读了父亲的信，真是泪如泉涌。我父亲待我的许多好处，特别是《背影》里所叙述的那一回，想起来跟从前一般无二。我这篇

文只是写实,似乎说不到意境上去。”

韩军老师的文章认为,“朱自清两段话,阐释了《背影》的文本灵魂”,也就是说,朱自清通过答编者问,自己阐释了《背影》的灵魂。韩老师指出,“‘此处’的‘那句话’就是《背影》的灵魂、主旨”。韩军老师文中的“灵魂”与“主旨”为同义词。他对朱自清所引父亲的话进行了分析:朱父的话有五句,其中“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就是朱自清答编者问中所指“父亲的来信那句话”。其实,韩军老师将句子数错了,对朱父话语的理解也错了。后文详述,此处不赘。

2. 朱父“大去”的话与字面含义相同。

“大去”是“去世”(死去)的委婉说法。“大去之期不远矣”从字面上来看就是“不久就要死了”。韩军老师不顾朱父话语的语境及用意,认为朱父所说“大去”就是我们普通人所谓“死去”的意思。

话语的语境意义与字面意思有时一致,有时不一致。如果简单地用字面意思套用到具体语境上去,就难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朱父所谓“大去之期不远矣”并不是字面意思“不久就要死了”。

3. 朱父“大去”的话蕴含人生哲理。

韩军老师一方面错误地将“大去”的含意等同于字面意思,另一方面又对朱父此话肆意拔高,认为它蕴含人生哲理,甚至可称为哲理诗句。韩军老师在文中这样评价朱父的话:

——“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就是一位民国的普通人,书信里不经意间写出的一个哲理诗句。稍有眼光的人,读此句,都会觉得是诗、哲理。在赤子和诗人朱自清读来,尤其如此!

——“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这个《背影》灵魂,包蕴人生哲理,深刻又朴素,给人启迪,令人警醒;富有诗意,深邃蕴藉,给人遐想空间,令人遐思无限。

——《背影》,不过是诗人朱自清随手拣拾父亲信里的一个诗句,铺张、衍生的一篇情感汪洋恣肆的散文。此诗句素朴、典雅,读读想想就令人心灵震颤。

——“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就是一个“刹那主义”哲理诗句!

其实,我们很难将朱父的话看成哲理诗句。但韩老师在此用“稍有眼光的人,读此句,都会觉得是诗、哲理”来堵住质疑者的嘴巴,言下之意是“没有一点眼光的人,读此句就会觉得它不是诗、哲理”,这颇似《皇帝的新装》中新装制造者所抛出的“任何不称职的或者愚蠢得不可救药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尽管如此,笔者仍然要说,朱父的话并不蕴含人生哲理,更不是哲理诗句。

4. 朱自清四次流泪均源于朱父“大去”的话。

韩军老师的这篇解读文章认为,文中朱自清的四次流泪均源于“大去”:

——第一次流泪,是因为祖母“大去”。

——第二次流泪,是因为观察到父亲“遽老”,老得太快、太早,顿感“大去不远,生命匆匆、脆弱与短暂”;父亲老得让人无法忍视、心疼,以致朱自清有了不祥念头:父亲会不会承受不住打击,“大去不远”。并强调:“不是被父亲买橘而感动(反而是反感父亲买橘)。”

——第三次流泪,是因为担心别后,父亲有个三长两短(“大去不远”)。

——第四次流泪(由于前面已有具体分析,韩老师此处便没有再分析)。

其实,只有第一次、第四次流泪是因为“大去”才勉强说得过去,把“我”第二、第三次流泪都说成是因为“大去”,显得十分牵强,是将自己的理解强加给朱自清。这种强加与韩军老师对朱父“大去”话语含意的错误理解有关,也与他对朱父这句话在文中所起作用的错误理解有关——他认为“《背影》所有解读都须回归‘大去之期不远、生命脆弱与短暂’”。

朱自清在《背影》中有四次流泪,其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次:“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从一个“又”字可见,“我”流泪的原因不是如韩军老师所说“祖母大去”。从句子表意来看,流泪的原因有三:见着心境低落的父亲(“差使也交卸了”);看见败落的家境(“满院狼藉的东西”);想起死去的祖母。

第二次:“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很明显,这是因为看见父亲去买橘时那种费力(“努力”)、那种不容易。这里并没有信息表明父亲老态龙钟,即将逝去,至少文本呈现出来的是如此。这并非如韩军老师所说,父亲“老得太快、太早”,“老得让人无法忍视、心疼”,“以致朱自清有了不祥念头:父亲会不会承受不住打击,‘大去不远’”。

第三次流泪:“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很明显,“我”一直在目送父亲离开,直到“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这是亲人离别时十分正常的留恋之情,以致“眼泪又来了”。这并非如韩军老师所说,“因为担心别后,父亲有个三长两短(‘大去不远’)”——文本中并没

有支撑韩军老师这一说法的文字。

第四次流泪：“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这里的流泪，是由父亲的来信引出的。到底蕴含着什么深意，要从父亲来信的用意来推导。后文对此详述。

5. 朱父“大去”之主旨系朱自清自己认可的结论。

韩军老师的这篇解读文章反复申述，朱父“大去”的话表达了“生命脆弱与短暂”的主旨，朱父写信是来向儿子“预告死期”。不仅如此，他还反复强调，这种解读是朱自清自己认可的解读；言下之意，谁反对这种解读，就是反对伟大作家朱自清。韩老师在文中这样说：

——朱自清先生就像在清华课堂上那样谆谆提示，明确不过地“广告天下”：“此处”的“那句话”就是《背影》的灵魂主旨。

——哪个比朱自清的这一阐释更富哲理、更有诗意、更具张力？哪个比这一阐释更蕴藉、更深刻、更使心灵震撼？哪个比朱自清的这一阐释更权威？

——朱自清早就对“大去不远、生命脆弱与短暂”，也即《背影》的灵魂，进行了无数次的阐释与解读。

——《匆匆》是朱自清在写自己的“背影”，《背影》是朱自清在写父亲、祖母的“生命匆匆”！

——“大去之期不远矣，生命脆弱与短暂”，是“基本、根本、灵魂解读”。任何人都无法移除和推翻，无法无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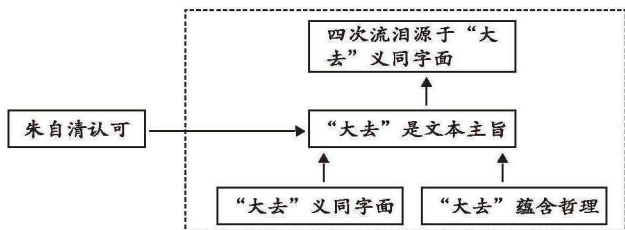
——如此不读书，不思考，不研究，闹笑话，令人遗憾。

“明确不过”“哪个……更……”（连续三个反问句）、“任何人都无法移除和推翻，无法无视”等斩钉截铁的话语，似乎具有无可辩驳的力量。紧接着，再把《皇帝的新装》中新装制造者的招数十分娴熟地舞弄了一番——“如此不读书，不思考，不研究，闹笑话”，言下之意，谁否定这一结论，谁就是“不读书，不思考，不研究”。这些排列整齐的三字短语，让人不寒而栗——谁愿意自惹麻烦而“闹笑话”呢？

（二）观点间的逻辑关系

1. 观点间的逻辑关系图示。

韩军老师关于《背影》解读的五个观点，相互间是有一定的逻辑关系的。其关系可用如下结构图示：



上述观点图示可以这样简单理解：因为朱父“大去之期不远矣”话语意思与字面相同，而这句话又蕴含着深刻的哲理，所以这句话是文本主旨；正因为这句话是文本主旨，所以四次流泪都是源于“大去”；对于“大去”是文本主旨，朱自清是认可的；正因为朱自清是认可的，所以《背影》的韩式解读都是正确的，也是会得到朱自清认可的（图示虚线）。

2. 观点间的逻辑关系检视。

韩老师观点间的逻辑谬误是比较明显的。如果朱父“大去”的话意思不同于字面意思，也不蕴含什么哲理，那所谓“大去”语是文本主旨的观点就会轰然倒塌，而四次流泪皆源于“大去”的说法也就烟消云散了。

韩老师最自鸣得意的是，所谓“大去”语是文本主旨的观点，是朱自清自己阐释、自己认可的。如果朱自清还活着，站出来否定这一说法，韩老师的所有观点也都土崩瓦解了——其实，解读学认为，文本解读的正确与否，作者本人并不是最终权威。当然，韩老师是很智慧的，他知道朱自清无论如何都无法再活过来否定韩式解读了。从这一点来看，我们也可以从韩军老师斩钉截铁的语句背后，看到其内心的虚弱——害怕自己观点不具有说服力，就让已经去世70年的朱自清来为自己站台背书（做担保）；看到其观点的无力——拿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坚强的利器”来护卫自己的观点，就如皇帝的新衣一样漂亮。

二、谬误：解读行为缺少学理支撑

真正意义上的文本解读，是具有相应专业性的，是需要学理支撑的，需要相应语文学知识、解读学知识、语用学知识等作为认知工具的，否则就会苍白无力、漏洞百出。韩军老师对朱父来信及《背影》全文的解读，失误较多，主要表现在断句不清、读法不当、读态不当。

（一）断句不清

朱自清《背影》一文中所引用父亲来信中的话到底有几句？

朱自清所引父亲原话如下：“我身体平安，唯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

韩军老师认为，“父亲信里共五句话”，而让朱自清泪如泉涌的那句话是“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

我国现代汉语权威黄伯荣、廖序东明确指出：“句子是能够表达一个相对完整的意思并且有一个特定语调的语言单位。”^②也就是说，一个句子的构成要件有两个：一是能够表达一个相对完整的意思，二是有一个特定语调。《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2016）对

关于“大去”的感触，也就缺乏具体、到位的指导。

且看两个学生的发言：

——不只朱父“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你我他，我们每个人，哪个不是“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

——不只老迈沧桑的老人，连蹒跚学步的孩童，也是“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们也是。

这样的话，难道需要学习《背影》才说得出来？难道朱自清写《背影》就是为了告诉孩子们“每个人都是要死的”？本来，学生这种泛化理解是需要教师及时纠正的。这里不仅是阅读结论的错误，更要紧的是阅读方法的错误。遗憾的是，这种错误不仅没有得到及时纠正，还得到了教师肯定。教育界名师们都常常提醒自己要“明师”——以其昏昏何以使人昭昭？

解读者对某个生活问题的个人感受太丰富，会淹没文本，阻碍其对文本的解读——会不自觉地用自己的感受代替对文本本身的解读。这很像一个离婚的女人给别人讲一个关于婚姻的电影，结果讲的不是那部电影里的故事，而是自己的离婚故事。这就是“感受谬见”——解读者的自我意识在解读文本过程中恶性膨胀，用自己的感受或者观点代替对文本本身的细读。抱着这样的“成见”（早就有的观点）去读文本，用这样的“成见”去解释文本，并用文本中的话证实自己的“成见”，读过文本后还是这样的“成见”，这个文本就失去了它独特的价值，而其唯一的价值，就是作为引出解读者抛售“成见”的“引子”。

3. 割断语境：孤立解读朱父话语含意。

朱自清所引父亲的话“我身体平安，唯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是一句完整的话。他在答记者问时所说“我写《背影》，就因为文中所引的父亲的来信里那句话”，其中“那句话”就是前述完整的这句话。要准确理解朱父“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的含意，也得在这句话的具体语境中去理解，切不可断章取义。

遗憾的是，韩军老师将朱父这句完整的话有意无意地切分成“五句话”，然后用“很明显”一词虚晃一枪，得出结论——“让朱自清‘泪如泉涌’、泪光晶莹的，定是‘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从而为孤立解读“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扫清了语境障碍。殊不知，同一个话语语境不同，含意常常相差甚远。

韩军老师孤立解读朱父的话，也没有把其放到朱父写信的这一历史语境中。朱父给儿子写信，当时是什么样的年纪，什么样的写信状态，什么样的心情，这都是需要我们用想象去还原的。尽管想象很难完全逼近当时的“真相”，但有没有想象还原这一过程与

能不能逼近其真相，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事。

（三）读态不当

韩军老师对朱父话语的理解和对《背影》主旨的解读，不仅解读方法不当，而且解读态度也不当。他采取的是一种“强制阐释”态度，牵强附会地把文本意义随意揉捏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1. 将生活交际话语生硬上拔为人生哲理。

韩军老师在将朱父的话断章取义后，一方面取其字面意思，将其等同于普通生活话语（“我们也定会同样感叹”）；另一方面又将其无限拔高，认为朱父“大去之期不远矣”的话揭示了人生哲理，甚至可称为富含哲理的诗句。

语句的字面意思，与交际语境中的含意常常有较大出入——语境会促使话语意义发生改变。如妻子面对经常晚归的丈夫说：“你就不要回家了嘛！”其字面意思是丈夫不用回家，其语境意义则是责怪丈夫回家太晚。

人生哲理是关于人生的根本的原理和智慧，是人生观的理论形式。它主要探讨人生的目的、价值、意义、态度等，它的表现形式通常是智慧箴言式。具有人生哲理的话，常常让人回味无穷，给人启发，增添信心与勇气。一般说来，这一类话，其含意指向较为明确，也较为固定，一般不会跟随语境发生变化。

其实，朱父的话，既不能用字面含义去理解，也不能无来由地往人生哲理上拔高。朱父的话，是一句生活交际话语，得从生活交际的角度去解读——“话语与话语的交往实质上就是意图与意图的交往”^⑥。我们要敏锐地看到朱父话语中的矛盾——一边说“身体平安”，一边说“大去之期不远”，并透过话语矛盾在话语语境中理解其话语意图。

2. 将自己的错误理解强加为作者的意图。

韩军老师在文中不仅错误地理解朱父来信的话，而且错误地理解《背影》的主旨，更武断地把这种错误理解强加给文本作者朱自清。他在文中说：

“大去之期不远矣”令朱自清感叹的就是“生命匆匆，刹那将逝，生与死就在眼前，生命如此脆弱、短暂”。

通过“就是”一词，韩老师把自己的理解强加给了作者朱自清——既然朱自清本人都这样认为，那谁还敢反对？

不可否认，在摆事实讲道理的过程中引用权威论述——尤其是权威作者本人的论述——可以增加信服度。但文本解读却是一个例外——即使作者站出来解读，也不一定就符合文本本身。这里有三个层面的意思需要澄清：（1）我们要充分重视作者的自白，“假

使他不夸张，不铺排，不谦虚，不隐晦；假使他有质直的心地，忠实的记忆，坦白的态度”^⑦，把这些作为我们解读一个特定文本的参照未尝不可，因为毕竟作者是“把他的秘密告诉我们，而且甚于秘密，把一个灵魂冒险的历程披露出来”，并且“唯其经过孕育的苦难，他最知道儿女的性格和渊源”^⑧。(2)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是，“唯其具有母性的情感，我们也得提防他过分的姑息”^⑨，因为爱子心切，难免偏私，难免护短。

(3)作者鉴于各种原因，有可能不能准确把握或者准确表述对自己某一特定文本的理解，恰如曹禺在《雷雨》创作20多年以后关于该剧本主旨所说的话：“这些注释有的我可以追认，——譬如‘暴露大家庭的罪恶’”^⑩。“追认”一词则表明当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由此看来，作者并不是文本意义的终极拥有者和最权威的阐释者，正如著名作家、文学批评家李健吾所说：“我无从用我的理解钳封巴金先生的‘自白’，巴金先生的‘自白’同样不足以强我影从。”^⑪谁脱离文本，谁不能老老实实深入文本，用文本本身的方式解读文本，谁就不可能成为阐释该文本的权威，无论是广大读者，还是作者本人。

再细心一点，我们会发现，韩军老师也并不真正重视朱自清本人的阐释，而只是用“朱自清”这个名号，推出了自己对文本主旨的理解，似乎在存心不允许别人质疑——言下之意，你可以否定我，但你不能否定朱先生。

三、正解：从常识与理论两个视角来看

1. 朱父的话与《背影》有什么关系？

从文本内外呼应关系的角度来看，朱父的话是《背影》写作的原因。朱自清在答《文艺知识》编者问时，明确地说：“我写《背影》，就因为文中所引的父亲的来信那句话。”此处不再赘述。

观照文本内部上下文，朱父的话是《背影》写作的背景与动机。朱父来信，在《背影》写作之外，由该信引发的“泪如泉涌”所形成的无比愧悔的情感思绪笼罩着朱自清，并促使朱自清写作《背影》这篇散文。

2. 朱父的话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

要理解朱父的话，必须完整理解朱自清所引的那个复句，而不能断章取义，孤立地仅从字面去理解“大去之期不远矣”。

首先看第一个分句“我身体平安”。当朱父这样说的时候，按照常理会怎样说下去？这里我们需要进行语用预测。预测是理解话语的重要策略，句法层面尚且存在着预测，如“这人的老实……”，此语未完，听者已有预测：下半句将有所评述，或者说“众所周

知”，或者说“只是表面的”等等。话语意图的理解，更需要预测，这是语用层面的预测。语用预测，主要依据话语经验、话语常识，结合语境尤其是情景、场合等要素来进行。例如在婚宴上，看到证婚人站到话筒旁开始致辞，人们便会预测到他将对新入致以祝贺和祝福。根据前述道理，我们很轻松地会根据句法，预测到朱父接着会说：“请勿挂念”或者“你就放心吧”。其实，这是生活中大家都经常遇到的，甚至想都不会想，还会出现与前面的话“接不上”的话。

语用预测具有指示隐性意图的功能。如果一番话语违背了我们的预测，这话语就应该有某种隐性意图，即违背预测是隐性意图的征兆、航标或说“狐狸尾巴”。这也就是一种“反常”。反常之处必有它意。解读文本就要抓这样的反常之处。

当年徐志摩和陆小曼各自离婚后，两厢情愿结成了夫妻，徐志摩的老师梁启超先生作为证婚人在结婚典礼上致辞。一般而言，梁先生自然是要表达祝福的。但梁先生却说：“你们都是离过婚的，都是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祝你们这次是最后的一次结婚！……”这哪里是新婚致辞！这样的话就大大出乎所有人的预测。这种“反常”，当然有隐性意图。梁启超反对徐陆结合，他认为陆小曼“不道德之极”，怕她将来可能伤及自己最心爱的学生，所以，按他自己的说法，他这样致辞，是要警告陆小曼，保护徐志摩。

解读朱父的话，也要抓“反常”。朱父在说“我身体平安”之后，接下来的话就很反常。他没有说“请勿挂念”“你就放心吧”，而是偏要让儿子挂念，偏要让儿子不放心。他说：“唯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甚至还进一步推测出：“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肩周炎无论如何“疼痛厉害”，也不会“大去之期不远”。要读懂朱父的话，就要读懂这种“反常”背后的话语意图。

语用学告诉我们，“话语与话语的交往实质上就是意图与意图的交往”。写信是最具有对话性的，就是要向对方传递一定的或显或隐的意图，隐藏的意图常常在具有“反常”特征的话语下面。朱父先说自己“身体平安”，紧接着说自己“大去之期不远”，这反常的话语构成一对矛盾。解读文本就要从这些矛盾处入手，看到话语发出者的真实意图。朱父到底是想说自己“身体平安”，还是想说自己“大去之期不远”？报平安，意在让儿子不要担心；报“死期”，又意在让儿子担心。从这种矛盾中，我们隐约可以看到朱父写信时开始的那份坦然，坦然之后的那份犹豫，犹豫之后

的那份决心。

朱父下定决心到底想向儿子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联系上文“最近两年的不见”,可以看出朱父想表达的意图是想念,甚至是急切兼有些责怪、愤怒:“你再不回来,就看不到我了!”

那么,作为儿子的朱自清是否理解到父亲这句充满矛盾的话语背后的真实意图呢?或者,他也只是理解到其“大去之期不远矣”的表面意思?如果是后者,作为一个正常人,听到父亲说快要死了,会怎么办?肯定会立即赶回家!若是太遥远或者实在脱不开身,也会写封信给家人,询问病情,抓紧治疗。奇怪的是,朱自清并没有立即回家,也没有立即写信询问病情、关注治疗,而是“反常”地坐下来写篇散文,回忆父亲送自己上火车,还给自己买橘子。闲情雅致如此,为何?因为他也读懂了父亲矛盾话语背后的真实意图。

散文,作为文学作品,审美才是其本质特征。审美不同于聚焦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实用,审美唤起的是人的情感体验——当然,也不排除可能会顺带解决某个实际问题。写散文,就是作者要将自己特定情境中的情感体验灌注进语言文字中,以咀嚼、留驻那份特殊的情感体验,并与广大读者分享这份特殊的情感体验。散文中的“我”,并不简单等同于实际生活中的真实作者,而是真实作者在某个特定情境中的一个截片式版本,是读者可以根据文本推导出来的真实作者的一个侧面形象。这在文艺理论中称为“隐含作者”。《背影》中的“我”,就是隐含作者,是朱自清的一个截片式版本,而不能简单等同于实际生活中的朱自清。

父亲如此想念儿子,儿子当如何行文?朱自清提笔便是:“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想念之情、愧悔之意溢于言表。结尾也是深情想念:“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父亲想念儿子(甚至语含怨责),儿子想念父亲(更无比愧悔)——信一文,遥相呼应,血浓于水,声声揪心。

通常,听话人的预测是无意识的。但为了更好地理解话语的隐性意图,听话人应明确预测功能,强化预测意识,将被动无意识预测改为主动有意识预测。通过预测检验话语,提高隐性意图的“破译率”。这是有专业自觉的读者和语文教师应有的努力。

3. 朱自清《背影》对朱父的话有什么样的回应?

如前所述,朱自清对父亲来信,通过一篇散文予以回应。只是我们在理解《背影》主旨时需要注意,朱自清表达的主旨是愧悔,而主要不是想念——想念是表面的,愧悔是内隐的;他用想念回应父亲的想念,他用愧悔回应父亲含有怒气的责备。回忆性散文

中,作者回忆往事时的情感会映射在所忆往事上,以及回忆的整个过程中。朱自清对父亲的愧悔之情,也映射在父亲买橘子的事情中,映射在父亲爬月台的背影上,所以,文中时不时地自责:“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我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朱自清用一篇散文回应父亲的家信,表达自己的愧悔之情,与远在几千里之外的父亲来了一场隔空对话。所以,在《背影》写作三年后的1928年秋日的一天,朱自清弟弟朱国华把刚刚由开明书店寄赠的《背影》散文集拿给老父亲看时,他这样写父亲的反应:

父亲已行动不便,挪到窗前,依靠在小椅上,戴上了老花眼镜,一字一句诵读着儿子的文章《背影》。只见他的手不住地颤抖,昏黄的眼睛,好像猛然放射出光彩。

——朱国华《朱自清与〈背影〉》

注释:

①韩军.生之背,死之影: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背影》新解码[J].语文教学通讯B刊,2012(1,2).

②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298.

③赵毅衡.“新批评”文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28.

④[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刘向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79.

⑤王荣生.散文教学教什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29.

⑥王尚文.走进语文教学之门[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114.

⑦⑧⑨⑩李健吾.咀华集、咀华二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4.14.14.17.

⑪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70.

参考文献:

[1]韩军.生命匆匆 大去不远——朱自清阐释的《背影》灵魂[J].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中旬刊),2018(07).

[2]刘澍心.话语、意图和语境[J].云梦学刊,2006(03).

[3]李华平.映射在背影上的是什么?——朱自清《背影》教学解读[J].语文教学通讯B刊,2015(11).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教育部规划课题“正道语文:百年语文教育规律的探索与坚守”(课题批准号:FHB170592)研究成果之一。]

